

柒

萧鼎
著
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日月无情，转千世屠泉雄。

【修订版】

诛仙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K.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2002

珠仙

【修订版】

柒

萧鼎

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诛仙.7 / 萧鼎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1905.7

ISBN 978-7-80755-641-1

I. 诛… II. 萧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2028 号

诛仙.7

作 者: 萧 鼎

责任编辑: 李 伟

特约编辑: 吴志硕

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360 千字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641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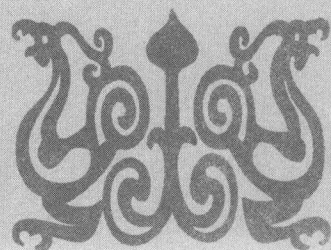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4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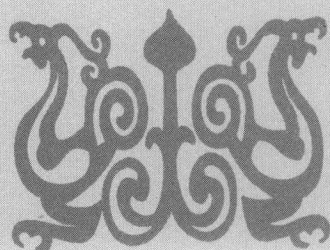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- 第二百零一章 迷局 / 001
- 第二百零二章 情伤 / 008
- 第二百零三章 黑蝠 / 016
- 第二百零四章 异人 / 023
- 第二百零五章 天狐 / 030
- 第二百零六章 神秘人 / 038
- 第二百零七章 重逢 / 045
- 第二百零八章 断剑 / 053
- 第二百零九章 心机 / 061
- 第二百一十章 魔兽 / 069
- 第二百一十一章 追逐 / 077
- 第二百一十二章 恐怖 / 08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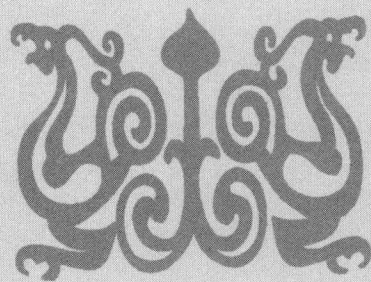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- 第二百一十三章 八荒火龙 / 092
- 第二百一十四章 末日 / 099
- 第二百一十五章 拥抱 / 109
- 第二百一十六章 回归 / 116
- 第二百一十七章 心魔 / 124
- 第二百一十八章 秘密 / 131
- 第二百一十九章 弑师 / 138
- 第二百二十章 血阵 / 144
- 第二百二十一章 故乡 / 152
- 第二百二十二章 暗算 / 161
- 第二百二十三章 猥琐 / 169
- 第二百二十四章 汇聚 / 176



目 录

- 第二百二十五章 相救 / 183
- 第二百二十六章 心意 / 191
- 第二百二十七章 重逢 / 199
- 第二百二十八章 诛心 / 206
- 第二百二十九章 别离 / 214
- 第二百三十章 伤口 / 223
- 第二百三十一章 回家 / 231
- 第二百三十二章 亲人 / 238
- 第二百三十三章 血光 / 248
- 诛仙附录 / 256



第三百零一章·迷局

慢半拍，他眼珠子一转，脸色大变，赶紧喊道：“大家快躲开！”

他话音刚落，就见那黑影一闪即逝，只留下一道残影。大家赶紧躲开，生怕被那黑影伤到。

黑影消失后，大家这才敢出来，却发现那黑影并没有消失，而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，直冲大家而来。大家赶紧躲避，火球却紧追不舍。

大家被火球逼得连连后退，眼看就要被逼到悬崖边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巨大的身影从悬崖边跃出，挡住了火球的去路。

那人正是那黑衣男子，他双手一摊，火球便停了下来。黑衣男子冷冷地看着大家，开口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来救他们？”

大家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说话。黑衣男子见状，冷哼一声，开口道：“他们不值得你们来救。”

大家听了这话，心里都有点不服气。黑衣男子见状，冷笑一声，开口道：“你们不信？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他们的下场。”

黑衣男子说完，便一挥衣袖，一道巨大的能量波动从悬崖边传来。大家赶紧闭上眼睛，护住头部。待大家睁开眼睛时，却发现那黑衣男子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堆焦尸。

大家看着那堆焦尸，心里都有点害怕。黑衣男子的实力果然很强，连他们这样的人都能杀。

大家赶紧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离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巨大的声音从悬崖边传来：“你们别走！”

大家吓了一跳，赶紧回头。只见那黑衣男子已经从悬崖边跳了下来，他冷冷地看着大家，开口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来救他们？”

大家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说话。黑衣男子见状，冷哼一声，开口道：“他们不值得你们来救。”

大家听了这话，心里都有点不服气。黑衣男子见状，冷笑一声，开口道：“你们不信？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他们的下场。”

黑衣男子说完，便一挥衣袖，一道巨大的能量波动从悬崖边传来。大家赶紧闭上眼睛，护住头部。待大家睁开眼睛时，却发现那黑衣男子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堆焦尸。

大家看着那堆焦尸，心里都有点害怕。黑衣男子的实力果然很强，连他们这样的人都能杀。

大家赶紧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离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巨大的声音从悬崖边传来：“你们别走！”

青云山祖师祠堂，还是一样笼罩在苍松翠柏之间，庞大的身影若隐若现，只是这一片静默，很快就被纷乱的脚步打破了，青云门下一大群人，纷纷快步赶到了这个祭祀历代青云祖师前辈的圣地。

外观看去，似乎一切仍如往日般的宁静，但是走到祖师祠堂大殿之前，无论是疑惑的通天峰众弟子还是心急如焚的苏茹，都愕然地停下了脚步。

苍松翠柏围绕下的祠堂，庄严肃穆的祖师圣地，此刻到处散落着碎木残屑，混乱不堪。偌大的祠堂大门处，原先的红漆大门竟然被整个打烂，连门的样子也很难看得出来，在众人面前的，只是一个更加巨大而刺眼的狰狞窟窿。

祖师祠堂的外壁之上，几乎所有的窗户都被震得掉落下来，无数个或大或小的空洞出现在墙壁上，庄严的祠堂竟已是千疮百孔，惨不忍睹，只有那祠堂深处的昏暗，似乎依然无视于从掉落的窗户和无数孔洞里透进的微光，轻轻弥漫在祠堂里。

“不易！”

苏茹最先反应过来，也顾不得去管为什么祖师祠堂遭此巨变，一闪身冲了进去，希望能够看到自己想看的人。水月大师与阳长老、范长老等人也随后追了进去。

祖师祠堂里，似乎也和外面一样，遭到了巨大的冲击，曾经气象森严的一切都被毁坏，平整的石板碎裂了，硕大的琉璃油瓶也破了，甚至当众人走到那最神圣的地方时候，被劈成两半的巨大供桌之后，那被供奉着的无数青云门历代祖师灵位，竟然都散落了满地，一眼看去，不知道有多少灵牌被某种神秘大力硬生生打成了两半甚至更多。

只是，除了这满地狼藉一片，众人竟是看不到一个人影。

苏茹面色苍白，身子摇摇欲坠，水月大师眉头紧皱，踏上一步，将她搂在怀里，低声安慰了几句，随即转头对跟在众人身后的萧逸才道：“这里是怎么回事，还有，道玄师兄呢？”

萧逸才苦着脸，直到现在惊讶的神色也未曾退去，道：“回禀师叔，弟子刚才一来到这里，见到的就是这情景了。至于恩师，这一个月来，他几乎天天都是在祖师祠堂静修的，弟子实在想不到，除了这里他老人家还会去了哪里？”

水月大师眼中担忧之色越来越重，欲言又止，便在此刻，忽地从旁边传来一声轻响，在场众人都是道行高深的人，几乎立刻都听见了这个声音。

“有人。”阳长老迅速判断出了这个声音竟是来自那个被打断的巨大供桌背后。而全身无力的苏茹猛然一惊，眼中闪过一丝喜色，站直了身体，叫道：

“不易，是你吗？”

早有弟子跑了过去，合力将供桌翻开，那供桌也不知道是哪一代的祖师传下来的，巨大厚实，沉重无比，那几个弟子虽然也有些道行，但居然也要几个合力方才吃力地将桌子翻开。

翻开之后，果然在瓦砾碎屑之下，现出一个身影，同时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呻吟，众人大喜，围了上去，但片刻之后却又是一怔，只见此人却并非田不易，也不是青云门掌教道玄真人，而是那个一直在祖师祠堂中守灵的龙首峰弟子林惊羽。

只见他半边身子衣衫都被血染红了，显然也受了伤，且伤势不轻，看他脸色也是苍白无比，似乎仍在昏迷当中，对此刻跪在他身边呼唤他的人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苏茹面上喜悦之色慢慢消失，随即被更大的担心与焦虑所代替，水月大师站在她的身边，柔声安慰着。阳长老脸色铁青，环顾四下，青云门祖师祠堂乃是青云门中首屈一指的重地之一，几可与幻月洞府相提并论。此番竟沦为这等景象，实在是千年来从未有过之事，而更重要的，还是青云门中最重要两个人，似乎随之而失踪了。

“萧师侄，”阳长老转头望向萧逸才，道：“你确定掌门师兄是在这里吗？”

萧逸才望着那昏迷不醒的林惊羽，脸上神情慢慢镇定了下来，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是，这一段日子以来，恩师的确是只在这祖师祠堂里，平日弟子有什么事情请教回禀于他老人家，也都是在这里的。”

阳长老显然有些心烦意乱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，萧逸才咳嗽了两声，慢慢走近阳长老，压低了声音，轻声道：“阳师叔，此事不宜拖下去，这么多师弟聚集此处看到圣地祠堂受损，有害无益。而且听苏茹苏师叔所言，恩师与大竹峰的田不易田师叔似乎还有隐情，只怕也与这里发生的事有些干系，不如先让他们退出去，我们再一一决断，如何？”

阳长老醒悟，连连点头，随即道：“这些事我也不大做的来，掌门师兄一向相信你，平日里也是你打理一切，如今你就临机决断吧。”说罢，摇头叹息，走到了一边，与站在一旁的白胡子

范长老低声商量起来。

萧逸才对着阳长老点了点头，算是领命，随后转过身子，朗声道：“诸位师叔，诸位师弟，近日祖师祠堂这里突遭大难，只怕是有外敌入侵，方才至此，所谓亡羊补牢，我等不可坐以待毙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眉宇一扬，向旁边众通天峰弟子中一人道：“秦师弟，你带着十人，立刻去祖师祠堂外围守着，任何人也不许进来，万一这其中竟然还有敌人隐藏，发现之后也要速速通报前山于我。”

通天峰弟子中走出一个高个子，拱手肃容道：“是。”说罢，回头向左右招呼了一声，连指数人，立刻快步走了出去。

此刻祖师祠堂里都安静了下来，只有萧逸才居中站着，旁边虽然还有几位长老辈分高过于他，但此时此刻，看去似乎他才是青云门的主心骨一般。

萧逸才又道：“常师弟。”

“在。”随声走出一人，面容坚毅，却是当年曾带着张小凡等人上山会武，与大竹峰大弟子宋大仁曾有一战的常箭。

萧逸才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常师弟，眼下最要紧之事，莫过于找到恩师，有他老人家主持大局，便什么也不怕了。虽然这里似有大事发生，但恩师他道法通神、天下无敌，寻常妖孽绝不能侵害于他了。你带上八十人……不，人越多越好，你带上一百五十人，从通天峰上从上往下找，前山后山都要找过去，万万不可错过了丝毫线索。”

常箭面上深有忧色，显然也知道萧逸才虽然前面说得好听，但最要紧的却都是后面一句，当下更不迟疑，沉声答过，便迅速招呼众人，走了出去。看那人数显然还不够萧逸才所说之数，多半还是要到前山去调兵遣将的。

这一大群人一走，祖师祠堂登时显得空阔起来，大致上只有几位长老辈的人物和萧逸才，还有跟在水月大师身后的文敏，最后就是仍然昏迷的林惊羽了。

萧逸才叹息一声，转身向诸长老行了一礼，低声道：“诸位师叔，今日青云门又有大变，弟子临机擅断，有不当之处，请各位师叔责罚。”

苏茹和水月大师都没有说话，阳长老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萧师侄，你不必自谦了，刚才你做得很好，现在我们几个老头子还需要做什么吗，你只管吩咐，不用客气。”

萧逸才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如今事态不明，我们还需小心谨慎，几位师叔还请就回各自山头，若有万一也好对各自门脉有个照应。只可惜这位龙首峰的林师弟尚昏迷不醒，否则我们问问他，只怕便能知道一切了，毕竟当时只有他一人在场的。”

众人一起皱眉，俱是心事重重，苏茹此刻在水月大师安慰之下，也慢慢平静了下来，毕竟田不易人影不在，虽然担心，但终究还是有希望的，也便不那么紧张了。听着萧逸才一路调遣，她心乱如麻，只盼望着田不易不要出事。

便在此时，她目光扫过躺在地上的林惊羽，忽地眉头一皱，低声轻呼了一声：

“咦！”

水月大师站在她的身边，微愕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苏茹一指林惊羽，道：“他手上好像有什么东西？”

众人都是一惊，萧逸才快步走到林惊羽身边，将他身子轻轻翻转过来，果然只见他压在身下的右手里，赫然紧紧抓着一块长方形的黑色木板。萧逸才伸手去拿，不料一拔之下，木板竟然动也不动，林惊羽虽然昏迷，但不知怎么，竟然将这块木板抓的严严实实，丝毫不曾放松了。

众人看在眼里，都是疑惑不解，范长老走到一旁，转了一圈，忽然道：“这木板好像是供奉的祖师灵牌啊。”

水月大师定睛看了看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便是灵牌。”

萧逸才费了老半天劲，这才慢慢掰开林惊羽抓得紧紧的手指，将这块对他来说似乎重要之极的灵牌拿了出来，众人都围了上来，身为这场变故的目击之人，林惊羽如此在意这块灵牌，显然大有干系，不料一看之下，众人尽皆愕然，随即面面相觑。

这一块灵牌虽然与其他灵牌一样大小，也同样是漆成黑色，但尚算完整的灵牌牌面之上，赫然竟是空无一字。

这竟是一块无字的灵牌！

那它摆在这庄严肃穆的祖师祠堂里，所供奉的灵位又是谁的？

又是谁将它放在了和历代祖师一起享受香火的，既然放了上去，却又为何不写上名字？

林惊羽死死抓着这块木牌，重伤昏迷也不肯放手，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
种种疑惑，千头万绪，似乎都萦绕在了诸人心头。

南疆，十万大山，镇魔古洞。

传说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首先，传说本身似乎就并非是可靠的意思，只是因为某些事物似乎有流传下去的理由，人们便口口相传，又或者有文人以笔记之，流传下来。其次，传说流传的时间越长越久远，往往这个传说的本身，便会渐渐发生了变化，当年的人和事，渐渐变得面目全非，在无数人的添油加醋和时光岁月的磨砺下，又有谁还记得当年的真相呢？

又有谁还在乎？

于是传说终于便成了传说，就像那倾城般美丽温柔的女子，慢慢在光阴中换了容颜。

千万年后，你可还能相认么？

黑暗中，阴风似乎静止了，猖狂放肆，似乎只是属于这个古洞外面的世界，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，一切都是安静的。

这里是镇魔古洞的最深处，当初黑木取来南疆五族圣器，复活兽神身躯的地方，便是在这里，只是今时今日，这里曾经沸腾澎湃的妖气却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，留下的只有安静，还有那偶尔低低的喘息。

那是喘息，从最深的黑暗处传来，一点妖异的暗红之光，随之在这黑暗而显得有些虚无的空间里发亮。

低低的咆哮声，忽然在黑暗深处，就在那喘息发出的地方响了起来，如猛兽凶狠中带着浓浓的不安，甚至还有些许可以听出的畏惧，龇牙咧嘴，愤怒地对那点红光。

低低的喘息声停顿下来了，似乎有什么安抚了那只黑暗中的异兽，咆哮声渐渐低了下去，终于消失，山洞里又恢复了寂静，只有那点诡异的暗红火光，还在一闪一闪，不停地闪烁着。

忽地，一个女性的声音，悦耳却似乎不带着什么感情，淡淡地在这洞穴之中回响起来：“你那只饕餮，似乎一直都对我没什么好感啊。”

这片黑暗所在的空间，似乎真的很大，那个女子的声音听起来，也仿佛传得很远，飘来荡去，空空荡荡，只是听那声音出处，正是在那点暗红火光背后。

回应这个声音的，是一阵平静的笑声，“你不用在意，它从来都不相信人类。”

那女子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，原来它已经将我当作人类了么？”

“吼”，一声低啸，在半空中瞬间掠过，那点暗红火光的前方，猛然亮起了一团火焰，原来是一个形式古拙的火盆，三脚支架，铁锈斑斑，也不知道是多么久远的东西了，只是那火燃烧在这火盆里，火光依然那么鲜艳，一如火焰之后的衣裳。

鲜艳的，丝绸衣裳。

兽神！

他在火焰与黑暗的阴影之间坐在地面，斜靠在一处平台的石壁上，火焰闪动，照得他的脸忽明忽暗，看去依旧带着一丝说不出怪异的妖艳感觉，只是与原先刚刚复生时不一样的，他的脸色极其惨白，说是面如死灰也不为过。

火光之下，与他紧紧靠在一起、偎依在兽神身旁的，便是那只形容古怪狰狞的恶兽饕餮。此刻饕餮巨目圆睁，微微咧嘴，露出可怕的獠牙，口中似不断喘气，恶狠狠地透过面前那个火盆的火光，盯着远处那一点已经变得不再起眼的暗红之光所在。

兽神面色虽然不好看，但神情却十分平静，甚至嘴角边还挂着淡淡的笑容，道：“你千年修道，不就是想当人么，我这么说你，你应当高兴才是。”

那女子声音沉默了下去，暂时没有说话，倒是那点暗红色火光，忽然亮了一亮。

饕餮似乎立刻警觉起来，口中发出低吼，盯着那点暗红之光。

那点火光慢慢动了起来，所去的方向正是向兽神所在的地方，饕餮面目更加狰狞，慢慢站了起来，忽地，旁边伸过来一只手，轻轻拍了拍饕餮的脑袋，饕餮这才慢慢安静了下去。

兽神收回手掌，回头看去，那点火光已经慢悠悠飞到了他的面前，像是一只眼睛一般，在他身前不远处定住了，盯着他。

兽神看着那暗红火光半晌，忽然笑道：“你我交情不下千年了，虽然说不上什么生死之交，也算老友了罢。再说我此刻重伤在身，你怎的对我还如此戒备？”

那暗红火光闪烁了几下，忽地发出一声锐啸，快速无比地向后退了回去，掠过那个火盆上空的时候，甚至将火盆中的火焰顿时压了下去，周围顿时为之一暗，过了片刻才又恢复了正常，而这个时候，那点暗红之火已经消失在黑暗之中了。

那个女子冷淡的声音同时响了起来，道：“我不相信你，就像你的饕餮不相信我。”

兽神看着前方那片黑暗，忽然大声笑了出来，“好，好，好，说得好。只是我却想不明白，你我既然如此没有互信，你此番却又为何要助我？”

那女子声音淡淡道：“因为我要的东西，如今只有你可以给我了。”

兽神微笑道：“只是因为这个，这些刻在石壁和地上的难看图像？”

他挥了挥手，虽然笑容还在，只是脸上的疲倦似乎又深了一层。

火盆中的火焰，忽地高涨，发出噼啪的声音，竟是凭空比原来的大上了数倍之多，一时间光芒大盛，而周围温度，也是迅速变得难以忍受的炽热。不过无论是兽神还是饕餮，还有那个依然隐身于黑暗阴影中的神秘人物，对这些都没有丝毫的反应。

火焰燃烧着，在黑暗中缓缓伸展，如渐渐有了生命，就连那火光中的形状，也开始慢慢伸缩变化，从团状渐渐变长，慢慢凝成了一只隐约的龙的形状。

黑暗中，凝视着这只渐渐成形的火龙的模样，那个女子声音缓缓道：“我记得就是这些难看的图像，才把你困了无数岁月的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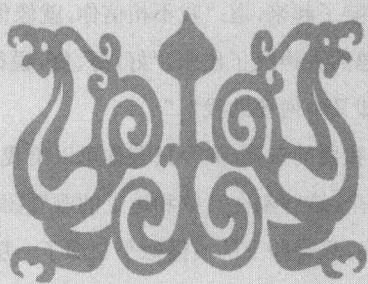
兽神微微一笑，火光中，却已分不出他是苦笑、讥笑，又或是冷笑了……

因为就在他笑的那个瞬间，火盆上空的那只火龙已然成形，在火焰里张牙舞爪，猛然抬头对着黑暗，发出了一声无声的咆哮。

炽烈的热浪几乎是在同时如洪涛一般涌起，瞬间向四周扑去，滚滚而来，将一切拦在它面前的东西摧毁。火海过后，炽炎之中，那个火盆周围地下，逐一亮起了四幅图案，线条粗犷，血红颜色，画中乃是四尊各不相同的凶厉狰狞的神像。片刻之后，在火盆上方和左右石壁，也依次亮起了四幅图案石刻，同样也是大致相同的内容。

这八幅石刻图案，赫然与当日鬼厉在焚香谷玄火坛中所看到的一模一样。

八凶玄火法阵！



第三百零一章·情伤

诡异的气息，伴随着热浪一波一波在这个广阔的空间中回荡着，那只火龙张牙舞爪，容貌狰狞，但并没有继续膨胀，似乎目前这个样子已经是它的极限。饶是如此，在那炽炎之下，连坚硬的地表都开始有了龟裂的痕迹，反倒是那个看似破旧古拙的火盆，安然无恙。

火光熊熊，倒映在兽神眼眸之中，仿佛他的双眼也在燃烧。

火焰的那一头，那个女子的声音却淡淡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的法力是真的不行了，还是说要故意骗我的？虽然说这法阵并无玄火鉴催动，当初在你复生之时又受到毁坏，但威力也绝不止就这一点。”

兽神那英俊的脸庞上没有什么波动，平静地道：“你既然如此提防我，我就有些搞不清楚了，为什么你偏偏又要来救我？”

那女子声音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是早就和你说过了么，一来我是为了这古巫族传下的奇阵，另一个便是我看焚香谷那装模作样的云老头不顺眼。”

兽神微微一笑，似乎并不把那女子的话放在心上，道：“周易岚虽然背约，但说来我也并未曾当真相信过他，当日若是我胜了青云山那一战，他必定不敢若此。落井下石，岂非正是多数人之所为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只可惜他还是不知道，你与我是不一样的，是杀不死的。”

兽神的目光深邃，慢慢凝视着火光背后的那片黑暗，熊熊火焰，却似乎还是照不进那处地方。

“你又怎么知道，我是杀不死的呢，若是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已经是可以被杀死的了，你又会

怎么想？”

他盯着黑暗处，嘴角却似还有淡淡笑容，仿佛带着几分挑衅，又似有几分诱惑一般，缓缓地道。

那女子突然不说话了，整个山洞里，似乎只剩下火焰燃烧时的声音，但不知怎么，却似乎比原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更加的死寂一片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兽神忽然道：“我们相识到今日，已有多少年了？”

过了许久，那女子淡淡道：“记不得了，当年我得道之日不久，便误闯误撞来到了这里，说起来，你当初倒是为何对我另眼相看？”

兽神笑了笑，慢慢低下了头，脸上疲倦之色仿佛更加浓了，道：“我那时虽然不是人，却也是受不了寂寞的。”

那女子又是一阵沉默，仿佛也有些吃惊，过了半晌道：“你今日怎么看起来的确有些不一样了？以前你从来不会说这种话的。”

兽神肩膀颤抖了一下，发出了两声剧烈的咳嗽声，但脸上依然还是带着淡淡的微笑，似乎在他的眼中，什么都是不在乎的：“你见过快死的人能和平常一样吗？”

那女子几乎是立刻接着道：“但你不是人！”

“你怎知我不是人？”

……

火盆中的火焰，忽地拔高，似火龙无声的一记咆哮，然后缓缓落下，周围八幅神秘的凶神图案也缓缓落了下去，光芒黯淡，渐渐消失在黑暗中。火龙逐渐融入了火焰中，化作了普通的光火，周围一一暗了下来，只有火盆周围，还有些光亮。

“你对自己做了什么？”那女子许久之后，轻声问道。

兽神没有回答，也没有说话，他看去仿佛越来越疲倦，慢慢举起了手。火光中，他的右手手腕上，皮肤仿佛都失去了光泽般灰暗，隐隐的，还有一条暗红色的气脉隐藏在手腕肌肉里面。

兽神看了那条气脉片刻，摇了摇头，轻轻用手在手腕上划了一下，片刻之后，手腕上缓缓现出了一道口子，然后慢慢溢出了一滴血。

鲜血！

红色的鲜血！

“怎么可能……”黑暗中的那个女子似乎太过惊讶，竟连话都说不下去了，半晌之后，她才似回过神来，愕然道：“你……你竟然变成人了！”

兽神没有说话，只是微笑，那样沉默的笑容，没有人知道，究竟是苦笑，还是欣慰的笑。

“难怪，我心里一直都在奇怪着，你本是禀天地戾气所生，本当是不死不灭之所在，怎的会在青云山头诛仙剑下，受此大创。原来你竟是不知什么时候，变做了你向来讨厌的人了么？哈

哈哈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那女子不知道是觉得太过荒诞，又或是难以自制，竟是笑了出来。

兽神的目光，凝视着自己手腕上那点滴红色的鲜血，眼中闪烁的却是难以言语的复杂情感，似欢喜，似悲伤。

“我从来都没有，讨厌过人啊……。”他疲倦地微笑着，“我能到这世间，有我神志明识，不也是人之所为么。”

那女子一怔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兽神缓缓抬头，望向那火盆中燃烧的火焰，他的声音，在这黑暗与光明交替闪烁的地方，仿佛又回到了过往悠悠的岁月里。

“我第一次有意识的时候，见到的就是她了，那个时候我甚至还未有身体，只是在恍惚之间，那个女子仿佛注视着我。只是随着时间流逝，我渐渐成形，终于也知道了原来她是一个人类，是巫族那一代的巫女，名字叫做玲珑。”

饕餮在兽神的身旁，低低吼叫了一声。

兽神伸过手去，在它的头上抚摸了两下，饕餮安静了下来。那个女子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似乎知道某个尘封在过往岁月中无数时光的秘密，就要为之揭开。

兽神的眼光中，温柔慢慢占据了全部位置，他的眼光，也望向那遥远的黑暗深处，洞穴的远方，那里，或许也有个曾经的灵魂，在静静聆听。

“是玲珑以巫法秘术，收化南疆这里的天地戾气，并从中提炼精华，造出我来的。”

兽神淡淡地说着，这个曾经迷惑千万年的秘密，从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，“那些巫族所谓的英雄，跟随着玲珑一定要将我置于死地，如果知道了我竟是他们所尊敬的娘娘亲手创造出来的话，真不知道他们会是什么心情啊！”

他微微地笑着，过往的那些杀戮与戾气，似乎从来也不曾存在过他的身上，此刻他所有的，不过是一份回忆而已了。

“我曾经问过玲珑很多次，为何要造我出来，可是她从来都不肯说。但是我后来终于明白了，其实她不过也是为了两个字而已。”

那女子忍不住追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兽神淡淡道：“长生！”

那女子声音微讶道：“长生？”

兽神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你也觉得可笑罢？可是当日，她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。当时的玲珑，巫法造诣已经是远远超过古人，放眼天下，几乎更无敌手，而巫族之中，所有人更是对她敬畏如神。她无聊之余，所为之事，便是给自己找另一个目标了。这听起来倒和如今中土那些修道中人差不多，可是长生之谜，本是天道，她虽然乃是绝世聪慧的女子，却始终参不破。终于有